

# 怪圈：“它是”之思

李 菁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在西方的形而上学—科学史上,“逻各斯”(logos)一词的原初意义本只是言、说(“它是”)。“它(是)”隔开了主、客;主体于客体之思、言、问即始于此。作为理性之源,“思‘它是’”不断展开、实现着自身:“它”(首先是——它自身,可“它”又不(止)是它——“它”(还)是——(别的)什么,这样就流溢、生成了理性整个的原则系统。“它是”之思本身虽无从可证,但却是人理性的宿命、无可脱逃的怪圈。

**关键词:**逻各斯;思“它是”;它是;它是它;它是什么;怪圈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018-05

## 一 “它是”之思

在西方的形而上学—科学史上,一直就有着理性主义的传统。其间,作为理性之源的“逻各斯”(logos)一词自古希腊以来已在多种意义上被使用,诸如定义、思想、原因、结构、秩序、规律、原则等等。而我们似乎不应忘却逻各斯在古希腊语中本是源于动词“言、说”(legein),其原意仅为“所言之事”[1](578页)。所言之事即是“它是”<sup>①</sup>。因此,逻各斯就是“思‘它是’”——即“它是”之思<sup>②</sup>。而以逻各斯为源的理性原来则只是个“思‘它是’”。

可理性为何源思的只是“它(是)”,而非“你(是)”、“我(是)”呢?理性是始于“它(是)”的:它先于你和我,(主体)是先看到它——然后通过它,才反观到了你和我;有了它——与我“同在”的你被遮蔽了,这才有了我(主体)对于它(客体)的思、言、问,才有了形而上学和科学。并且,“它(是)”的“我一它”式较“我一你”式更好地显现出理性的主张:“我与它”的世界,是主客限隔、对立的理性知识式世界;而“我和你”的世界则是主客融融、交互的活动实践式世界。“它(是)”隔开了你和我,划出了主体与客体,

生衍出西方形而上学—科学中主客体二分式的原则。形而上学、科学都是主体于客体之“思‘它是’”:只不过科学仅是主体的“直思”“它(客体)是”;而在形而上学中,主体则更是“反思”到了“它(主、客体关系本身)是”。

在这主客对立的世界里,主体“思‘它是’”的活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个过程。“它是”中的“是”,其意颇为深长:既包孕了理性对“它”无尽的思、问冲动与其答案的无限可能,也敞显着“它”对理性的丰盈和开放。“它”(首先是——它自身,可“它”又不(止)是它<sup>③</sup>——“它”(还)是——(别的)什么:这即是思“它是”(it is)的历程。思的“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内层的“它是它”(It is itself),二是外层的“它是什么”(What it is)。“它是”之思即是理性由“内”(它是它)向“外”(它是什么)的展开:“它是它”,这是理性的第一义,但理性绝不止于此——“思‘它是’”有着超出自身(“它是它”),通向(追问)“它是什么”的本性冲动;而“它是什么”则已涵蕴了“它是它”,是理性按本性对“它(是)”的进一步展开和实现。“它是”之思的展开,就是理性生成的过程。“思

收稿日期:2002-12-15

作者简介:李菁(1981—),男,四川省自贡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张桂权教授。

‘它是’”是理性之“源”，从这个充盈之源不断流溢、生成出理性整个的原则系统。“流出”的理性原则并非雷打不动，相反，它们一直就流动着；但其“源出”的“思‘它是’”，却是人无可脱逃的“怪圈”。我们接着就来看：这个怪圈的“它是”之思是如何展开自身，又是如何生成理性之原则系统的。

## 二 它是它

“它是它”——作为理性的第一义，是与人、人的形而上学—科学相生相伴的。人自来就思、言着“‘它是它’的它”。那么，到底“它是它”的意蕴何在呢？我们且先来看一段巴门尼德的残篇：

一条路是，[它]是，[它]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道路，（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路是，[它]不是，[它]必然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完全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你认识不了不是的东西，这是做不到的，也不能说出它来。[2]

对于此段话，后来的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解读。比如柏拉图就从中“读”出了不变的、永远是其自身的“实在”，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构建了他的理念论[3]（144页）。这种读法的关键是把“它”读为（客体的）实在。但似乎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读“它”——仅把“它”作为在人思维、语言“之中”的对象，即“它”不是“外”在于人（主体）的实在（客体），而只是在人（的思维、语言）之“内”的对象。如此，这段话的意思可以顺读为：一条路是，人思、言的对象只能是“‘它是它’的它”，人只有遵循“它是它”，才能思考、言说，才可能通向理性知识，从而搭建起形而上学—科学的光明大厦；反之，另一条路是，坚持“它不是它”——“‘它不是它’的它”不可能为人所思、言，因此就不能达到知识，从而沦于非理性的黑暗深渊。也就是说，人只要一思、言及“它”（对象），“它”就不可能不是它：因为即使思、言一个“‘它不是它’的它”，可“‘它不是它’的它”还是“‘它不是它’的它”——也即“它”仍然是“它”。“‘它不是它’的它”是人之理性所不可思议的！理性始于言说（“它是”），而“它是它”早已先蕴于思、言当中，所以，“它是它”当无愧于理性之第一义。如真的要否认掉“它是它”，唯一可作的就是不思、不言，而这样——（思、言的）理性也就消解了。

真如此“读”，巴门尼德即是第一个反思到理性自身思、言之条件和形式——“它是它”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巴门尼德的“它是它”并非后来形式逻辑

里的“同一性”原则。这是因为，“它是它”是人思、言（“它是”）的源条件和源形式，人只要一思、言，即不可背离；而关于（是否违背）同一性原则之问题则已经是在人的思、言“中”了——人在其思、言过程中既可遵守同一性，也当然可能不遵守；守之，即可更近真理、知识；违之，则陷于逻辑错误。可见，对人的“思”而言，逻辑的同一性要比本源的“它是它”狭隘、后出得多。

可是，以同一性原则为基础的逻辑又的确是从这个本源的“它是它”流溢而出的。因为，理性之思（“它是”）并不足于只说一个“它是它”，他要说得更多、更好——说“它（还）是——（别的）什么”。而理性要说得更多、说得更好，仅仅一个“它是它”是绝不够的。思、言需要“逻辑”来对自身“形式化”（即思维不断提升自己的确定性、明晰性和必然性）。所谓逻辑，“就是使思想保持一致的东西，就是一种同一性”[4]（7页）。同一性的逻辑（逻辑的同一性）正是理性对思、言之原始条件和形式——“它是它”的反思和展开。“它是它”为理性之思、言提供起码的条件和形式，而逻辑则是为了思、言更好地形式化。于是，作为理性—基本原则之逻辑，终于在理性由“它是它”通向“它是什么”的不竭的思、问冲动中给逼了出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演绎逻辑体系就这样诞生了。之后，逻辑在理性“玩味”“它是”的思、言中不断获得新生。

## 三 它是什么

然而，遗憾的是，逻辑再如何形式化思、言——对于“贪婪”的理性都是远远不够的：主体于客体之思、言绝不止于一个“它是它”，他必定要向客体发问：“它”（还）是——（别的）什么？在哲学史上，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反省到了“追问‘它是什么’”的理性源：“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5]（27页）而关于“思”从“它是它”到“它是什么”的理性冲动，康德说得好：“当理性不单是和自身、而且也要和对对象发生关系时，对于理性来说，选定一条可靠的科学道路当然会更加困难得多；因此逻辑学可以说也只是作为入门而构成各门科学的初阶，当谈及知识时，我们虽然要把逻辑学当作评判这些知识的前提，但却必须到堪称真正的和客观的那些科学中去谋求获得这些知识。”[6]（48页）康德的意思是，说“它”（不止）是它——“它”（还）是（别的）什么，并非要否认“它是它”：如果“它不是它”，理性知识就无从谈起；没有“它是

它”——“它不是它”，我将以何思、言(我思、言的对象只能是“它是它”的它)，又依何思、言(我思、言的过程必得依照逻辑的原则)?可“逻辑自身是‘空的’；它什么也没说”[7](200页)。因此，为了获得(真正的、客观的)综合知识，“它”必须还是(别的)什么：理性不能只囿于自身(“它是它”)之思、言形式的逻辑分析，而定要同客体发生关系——追问“它是什么”。此一“问”可不得了，又逼出几对理性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里就已清晰地显现出来。

“它”一旦超出自身，而与别的“什么”相“是”起来，即有了真假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它”自身(单个的词，如人、跑、获胜等)并不能构成肯定或否定的陈述，只有把“它”与“什么”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或者是肯定或否定的——真或假的命题[8](407页)。真假性在于“它是什么”的陈述中：所谓真即是“它”(主词)与“什么”(谓词)之理应结合(是)而结合(是)，或理应分开(不是)而分开(不是)；而假则是以分开(不是)者为结合(是)，以结合(是)者为分开(不是)。而理应结合(是)，还是分开(不是)，则须考察“它”与“什么”之实义[5](217—219页)。虽然，“真、假”的问题远非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之简单，但的确是由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理性的“真—假”式原则给敞明了出来。

“它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决定它之所以是它自身的——它的“原因”是什么？“而所谓科学显然应该是对开始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当我们认为认知了最初原因的时候，就说是知道了个别事物”[5](32页)。“什么”为“原因”所替代，寻求它的“原因”成为理性追问“它是什么”的第一个意向。“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5](29页)。哲学(形而上学)即是(最高的)智慧，它探求万物最高、最普遍的原因，而其它学科则只去探寻较低层的、个别的原因；形而上学、科学都是寻求原因的学问[5](27—32页)。

规定它之所以是它的原因有许多，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四因：是其所是、质料、动因、目的。其中，“是其所是”(即本质)是最初的也是终极的原因[5](32—33页)。“本质”(to ti en einai)是它向来是的东西，从过去到现在及至将来都恒是的东西——它的“是其所是”<sup>④</sup>。(它“恒是”它的)“本质”与(它“既是又不是”它的)“现象”的划分最早是由柏拉图明确提

出的：在柏拉图那里，本质为理念(eidos, idea)，现象为可感事物；理性确信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着恒是的理念(本质)，知识的目的就是把握这个普遍的本质(形式)[8](316—318页)。对于“本质—现象”式的“执着”是西方理性的又一个原则。

“它是什么”，“它”(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对于它(的原因)是什么的追问在言及本质(形式)之后，又不得不反过来思——它的原因就只能是一般的(形式)，还能是个别的吗？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认为它的最高原因即第一实体是个别的“它”，如个别的人等；而一般的属、种则为第二实体，如人等[8](407页)。可是他在《形而上学》第七卷中又讲到：“定义就是是其所是(本质)的原理，是其所是(本质)要么只属于实体，要么最多地、原始地、单纯地属于实体”[5](160页)。在这里，一般的本质(形式)却又成了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关于“它”(第一实体)是一般，还是个别之矛盾陈述对后世的形而上学—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一般性与个别性的争论至今也未曾休止过。

“它是什么”，“它”有不变的原因，“它”只能(永远)是其自身，或者还有变化的原因——不是(否定)其自身而变化(为其它)呢？这样，“它是什么”之问又生成了“不变—变化”式的理性原则。在古希腊，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根本上是把“它是它”的思维自身的形式，置于客体本身，所以才有了恒是、不动的“存在”(客体)；而赫拉克利特则是以“变化”——“它既存在(是)又不存在(是)”为真[5](90页)。“真—假”、“因—果”加上“本质—现象”、“一般—个别”和“不变—变化”这几对“流”原则，都是由我(主体)在“源”思(“它是”)中，不满于理性自身的“它(只)是它”而直向“它”(客体)的追问：“它是什么”——衍化而来的。它们都是从不同意义上对于“它是什么”的解答，虽角度不同，但仍系于“它(是)”之一端。它们相含相抱，与“主、客式”、“逻辑”原则一道——在“它是”之源思的导引下，共同生成、结构出了西方整个的理性形而上学—科学系统。

#### 四 “思‘它是’”的怪圈

可是，这些“流出”的原则及其结构出的理性形而上学—科学大厦，并非牢不可动。事实上，理性的这些原则一直就流动不羁着，到20世纪，更是风云变幻。难怪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无奈地宣布：“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

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9](481页)；“无论考察历史插曲，还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都表明了这一点：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9](486页)。在他而言，理性在科学中留下的唯一原则便是“没有原则”（“怎么都行”）。理性“结构”出的“原则”在这里被“解构”了；可无论怎么解构理性，其源出的“思‘它是’”仍是“化解”不了。人毕竟还在思、言着（“它是”）。这就像我们搭积木：无论你“怎么”（建构、依循种种“原则”）来搭房子（结构形而上学—科学知识），也不管你搭出、毁拆又重建了多少次房子——你的积木仍旧是你的积木。理性的“源思‘它是’”就是你的“积木”。

这个作为积木的“思‘它是’”，即是人无可脱逃的“怪圈”：每次没命地跑了很远，窃喜自己已经逃出来了——结果仔细一看，却又还是在原地——“你跑不了！”。我们不可能站到思、言（“它是”）“外面”去“自由”地说、问“‘它是’之思”；你好像分明是站在“外面”研究、考证你的对象——“思‘它是’”时，你的对象（“思‘它是’”）实际上却早已在你（的“证明”）“之中”了。因为，理性的你（的证明）就是个“思‘它是’”：证明不可能抛弃思维自身起码的形式与条件——“它是它”（“思‘它是’”是“思‘它是’”）；而其过程本就只是理性对“它（到底）是什么”（“思‘它是’”是什么）的穷究和追问。所以，“它是”之思是不可证明的。

“源思‘它是’”的怪圈虽不可证明，但却是理性之人所逃离不了的。叶秀山先生曾讲道：作为“能思者”的人“必定要与‘思想体’的问题‘相碰’”；而这个

“问题”是“人人都‘能够（有能力）’碰到的”[10]。他虽然说的“思”是“哲学”的思，“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可既然人人都有能力去“思”、“碰”到“哲学”的问题，那么，作为理性本源的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思‘它是’”，则就更为入须臾所不离了。而思、言的也只能是“它是”。即使是尼采在言、思一般被我们视为非理性的“权力意志”时，仍只能说：“它是”。“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11](701页)尼采或曾试图逃离理性的“它是”来思、言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可最终还是落入理性“它（世界、你们）是——（权力意志）”的圈套中。

人既然跑不掉，所以怪圈也就是限制。“它是”之思自己就为自己设定了“思‘它是’”的界限：界限之内，人可以“自由”地思、问——结构了又解构、解构了又结构知识——“好不自在！”；而当涉及界限自身或者想要“出界”的时候——当人谈及作为理性源的“它是”之思时，最好就像中国禅宗那样地保持静默。“思‘它是’”就像禅宗里的“第一义”<sup>⑤</sup>——是“不可说的”，说的只能是第二义；但“知道”了“第一义”不可说、问，并非毫无意义——反思至“第一义”不可思议，则总算是“对‘第一义’有所‘体悟’”。这个“体悟”或许正是理性于自身“思‘它是’”的怪圈之一自由的“超越”吧。面对“怪圈”，不可以“脱逃”，理性的你（你的理性）逃离不了你自身（的“思‘它是’”）；但却似乎可以去“超越”——“超越”并非要你弃“之”（你的“它是”之思）而去，而是你来体悟、关怀“它”——也即“你自己”（的“思‘它是’”）。关于“超越”，须另立文字详加讨论了。

#### 注释：

①关于“它是”中的“它”，其意极为复杂，既可是传统主谓词形式逻辑中的“主词”，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神”等，也可是现代数理逻辑消解“主词”后，留下的像罗素的“这”、“那”如此的逻辑专名；至于“是”，可参看陈波先生在《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中分析“是”的意义所总结出的八种理论。本文之所以用“它是”来替代“所言之事”，是源于在西方的形而上学—科学中最基本的命题形式即为“它是”这样的陈述。而其中的“它”、“是”在本文中均为极广义上使用。

②这里的“思”与“言”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思维只能由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则只表达思维，思维和语言有着一致的界限。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本文交替使用思、言。

③这里的“它是它”与“它不是它”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它是它”较“它不是它”在语言上永远“高一阶”。作为“工具语言”的“它是它”，以“它不是它”为自己把握的“对象语言”。“它不是它”并不能反思到：“它不是它”仍然是“它不是它”——即“它（仍然是它）”。而更高一阶的“它是它”则可以洞见到这一点。关于“语言的阶”，可参看黄斌先生在《语言逻辑哲学——难题与解析》（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第16—23页中的论述。

- ④关于亚里士多德“本质”的含义问题,可参看王太庆先生在《关于“存在和是”》(发表在《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中对“to ti en einai”一词意义的讨论。
- ⑤参见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第219—221页中对禅宗“第一义”的探讨。禅宗之不可说的“第一义”,根本不同于本文所说的(作为西方理性之源的)“思‘它是’”。因为,在禅宗看来,“思‘它是’”仍只能是第二义、第三义……这里只是用其“第一义”来寓意;当人思、言及一定程度——反思至自身的源思(“它是”)时,只能保持静默。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本文将“思‘它是’”的怪圈比作“第一义”。

## 参考文献:

- [1]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1).
-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4]张志伟.是与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5]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6]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7]Munitz, M. K. *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1.
- [8]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 [9]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M].俞吾金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10]叶秀山.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J].哲学研究,2000,(9).
- [11]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Contemplation of Strange Circle “It Is”

LI J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taphysic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logos is saying (it is). “It is” separates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which originates contemplating, saying and questioning of object on the part of subject. As a reason resource, “contemplating ‘it is’” constantly develops and realizes itself; “it” first of all is itself, but “it” is beyond itself and refers to something else, from which the whole rational system of principle comes into being.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is” itself, but it is the fate of human reason and an inescapable strange circle.

**Key words:** logos; contemplation of “it is”; it is; it is itself; what it is; strange circle

[责任编辑:苏雪梅]